

元代亦集乃路赋税考

——黑水城出土税票考释

潘 洁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 750021)

内容提要:黑水城出土税票,代表了元代末期的税票格式,以木板刻印为主,辅以写本。通过对其内容的分析发现,元代与西夏税额基本一致,不同的是每亩纳小麦数增加了3倍多,而大麦数相应减少;地税征收的方式为人户合纳;时间集中在十月至十二月;收购税粮和发放税票的机构为亦集乃路的府仓——广积仓,付使、大使、监支纳为具体负责的官员;纳税入户计主要为军户、民户和宗教户,涉及蒙古、汉、党项三大民族。

关键词:黑水城 赋税 税票 亦集乃路

元代赋税制度,仅在《元史》、《元典章》、《通制条格》等典籍中有所记载,内容都很简短,且多为国家政令,各地的具体实施情况少有涉及,很难反映出赋税制度的复杂性,尤其是地区差异性,亦集乃路属甘肃行省,下路,关于它的记载基本上是一片空白。黑水城出土税票为研究元代亦集乃路的赋税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具有极高价值。本文主要对这8件税票^①进行两个层次的分析,首先是税票的形式,包括格式、版本等,得出了刻本税票占主流,黑水城出土税票代表元代末期税票基本格式的结论,其次是税票的内容,揭示出亦集乃路赋税征收制度方面的诸多问题,此外,本文还将元代和西夏这两个时期黑水城的收税情况进行比较,从中发现二者的异同之处。

—

1983至1984年间,黑水城出土了大批汉文、西夏文、畏兀儿体蒙古文、八思巴文文献,时间主要集中在元代和北元时期,其中的一些文书在俄藏、英藏文献中少有涉及或尚未发现,税票就属于这种,为了便于了解税票的基本格式,现选择两件具有代表性的文书抄录于下:

F135:W72

广积仓

今收到大不花下徐大纳

小麦壹石肆斗 大麦柒斗

元统三年十月卅日给

付使杨猪儿 (墨色押印)

白帖

大使

监支纳八察 (墨色押印)

F193:W13^②

1. 皇帝圣旨里亦集乃路总管府钦奉

^① 这8件税票中,F193:W13是根据《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中的图版三十六(1)进行了重录,其余均录自原件,并与李逸友先生的录文进行了校对。

^② 刻本,为两件文书粘贴在一起,李逸友先生认为1在元代似应称做勘合或地税帖、传唤帖,这是过去未曾见到过的一种文书,2上加盖红色官印三方。两件文书所填粮食、户名相同,说明该户已按时纳完税粮。

圣旨节该蒙古汉儿并人匠不以是何诸色人等富豪势要之家但种田者依例缴纳税粮欽此本路照依上年计□到该税石须要欽依宣限送纳开足不致违限如违依例断罪今将本户税粮开列于后

初限十月终 末限十二月终
沙立渠怯薛丹一户太不花叁顷柒拾亩粮壹拾壹石壹斗

小麦柒石肆斗

大麦叁石柒斗

本人准此

至正十三年 月 日给

官^① (黑色押印)

官

(黑色押印)

2. 广积仓今收到太不花

至正十三年粮壹拾壹石壹斗

小麦柒石肆斗

大麦叁石柒斗

右给付本人准此

至正十三年 月 (黑色押印)

广积仓付(后残)

到目前为止,元代亦集乃路税票的格式多与第一件相似,与第二件相似的只有《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中的元至元六年(1340年)纳税粮凭^②。

元代亦集乃路税票的基本格式,开头为“广积仓今收到”,接下来是纳税者的姓名,税粮的数量,以及交纳的具体日期,落款为官员的姓名、押印。当然,不同的税票还会有些细微的差别,如 F270:W6 注明了纳税人的住址,在沙立渠, F193:W13 注明了纳税人的户计,为军户“怯薛丹”, F166:W9 则注明以上两项内容,住址在本渠和户计为马军, F270:W6、F193:W13 记录了所纳税粮的总数、大麦数、小麦数, F135:W71 和 F135:W72 只有大、小麦数,没有总数, F193:W13 和 F105:W5 记录了土地亩数, F193:W13 的为“叁顷柒拾亩”, F105:W5 的残损,仅剩“柒”,其余六件均无土地数的记载。

税票中保留年款的有五件: F105:W5 至正十年(1350年), F270:W6 至正十一年(1351年), F193:W13 至正十三年(1353年), F135:W71 和 F135:W72 元统三年(1335年),其格式基本一致,可见,税票的格式从元统三年(1335年)到至正十三(1353年)年没有发生过大的变动,这一时段属于元顺帝在位时间(1333年——1368年),推而广之,元朝末期的税票格式当是如此。

黑水城出土的八件税票按版本可分为写本和刻本两种:

一是写本,有 F135:W71, F135:W72, F166:W9 三件文书,它们均保存完整,为竹纸,行书。前两件文书上写有“白帖”二字,它们除在某些内容(包括纳税人姓名、大小麦数、监支纳姓名)上略有差异,其余均相同,当为同一人的字体, F166:W9 没有日期,并且与其它税票的格式、内容略有不同。

二是刻本,有 F146:W9, F97:W3, F105:W5, F270:W6, F193:W13 五件文书,它们均为竹纸,木板刻印, F105:W5 为花栏,从保存情况来看, F146:W9 和 F97:W3 残缺较为严重, F105:W5 虽有所残损,但根据上下文可以基本复原, F193:W13 末尾部分残缺, F270:W6 完好。

刻本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同一文献的重复批量印刷,使用这种形式可以说明,税票的格式是固定的,起码在某一个时段内如此,这样才有大量印刷的必要,文书又进一步证明了这点。税票上的基本内容,尤其是年款,为刻印的,纳税者的居住地、姓名,所交粮食的数量,末尾交纳的月、日等具体信

① “官”字为朱批,旁边有一行畏兀儿体蒙古文。

② 沙知、吴芳思:《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29 页。

息为留白处,以备交粮时根据实际情况填写,那么,税票应该使用一年,第二年再重新刻印。

为什么会出现写本和刻本两种不同的形式,尚未找到更为充分的证据,仅把笔者的思考罗列如下,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写本税票中有年代的为元统三年(1335年),比刻本税票中时间最早的至正十年(1350年)提前了15年,所以可能是因为亦集乃路在元统三年尚未开始刻印税票,但也有一种可能,就是虽然已经出现了刻印,却因为特殊情况,不符合正规的发放程序,暂且用写本代替,现有的这3件写本税票都是这样,F135:W71和F135:W72为白帖,F166:W9的书写格式、税粮的种类、数量均不符合常规,此外,刻本税票上都会加盖朱印三方,末尾落款处有3位官员的签名、画押,而F135:W71和F135:W72没有大使的签名、画押,没有朱印,F166:W9官印、签名、画押均无。尽管这些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证,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作为政府发放给纳税者的凭证,刻本税票更加规范,在数量上当占主流。

二

元代北方税粮有地税和丁税两种,但在亦集乃路,出土文书所反映的是只征地税,并无丁税,税粮的种类以大麦、小麦为主,税额与《元史》中的规定一致,为“亩税三升”,通过对黑水城出土赋税文书的分析,还发现了一些规律,即每亩所交大麦数与小麦数之比为1:2,所交小麦数为税粮总数的2/3,大麦数为1/3,每亩土地交小麦2升,大麦1升^①。在15件^②赋税文书中只有2件不符合1:2这个比例,均为写本税票,F135:W71和F166:W9。

F135:W71中大、小麦比例高于1:2。上文提到F135:W72与F135:W71的书写格式、字体、用纸乃至文书中的时间、官员姓名等细节都如出一辙,唯一不同的是纳税者的姓名是徐大而不是徐五,F135:W72中大、小麦的比例就符合1:2,由此可见,F135:W71中的情况是个特例,可能是税票书写过程中出现的错误,或由其他人为原因所致,并不具有普遍意义。

F166:W9中的比例低于1:2。全文为“广积仓今收到本渠马军/一户吾即阿刺小麦柒斗大麦壹/斗外黄米捌升叁角折大麦式/斗依数^③收足凭此照用/不”,虽然这件文书的格式与其他的有所不同,但是仍然具有税票的性质。用黄米折大麦,在黑水城赋税文书中,仅此一件,把“角”作为粮食的计量单位,放在“升”的后面,不仅在黑水城,而且在其他文献中也尚未发现,现有对“角”的解释,主要是作为面积单位,为四分之一亩,每角六十步。另外,云南白族人,将双牛耕一日的田叫做“双”,双的四分之一叫做“角”,但是用在这件税票中都不合适。出现了这么多不符合常规的情况,证明这件文书具有人为操作的因素,大小麦比例也当是这种原因。

将西夏与元代所纳税额进行比较:西夏时期每亩地交税粮1.25升,纳小麦0.25升,大麦1升,所交大麦数是小麦数的4倍^④;元代每亩地交税粮3升,纳小麦2升,大麦1升,所交大麦数是小麦数的1/2。表面上看,元代每亩所纳的大小麦数要高于西夏时期,但实际上,元与西夏的税额基本一致,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二者亩的大小不同。西夏的亩在《文海》中有记载“一边各五十尺,四边二百尺算一亩”^⑤,每亩为100方步,25平方丈,折合243平方米^⑥。元沿用唐宋亩制,以240步为1亩,约600平方米,合今0.9市亩^⑦。可见,元1亩约合西夏2.47亩,而元代每亩所纳大小麦总数为西夏的

① 详见潘洁《元代亦集乃路税粮初探》,《内蒙古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② 仅是可以算出大、小麦比例的赋税文书,因为有些文书如大德十一年税粮文书中没有关于大、小麦数量的记载,包括《黑城出土文书》中的6件税票,4件税粮帐册,《俄藏黑水城文献》(6)中的1件《申亦集乃路总管府验粮文》,《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中的2件《元至元六年(1340年)纳税粮凭》、《元鲁奴等纳田粮税册》,现藏于内蒙古考古所尚未公布的2件。

③ 李逸友先生的录文中,此处为表示缺一个字的符号。

④ 史金波:《西夏农业租税考——西夏文农业租税文书译释》,《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

⑤ 史金波等:《文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16-334页。

⑥ 史金波:《西夏度量衡刍译》,《固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⑦ 陈贤春:《元代粮食亩产探析》,《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

2.4倍,在这种情况下,元代税额与西夏基本一致,不同的是,元代每亩纳小麦数增加了3倍多,而所纳大麦数相应减少,这种变化,折射出元代农业种植结构的调整,小麦亩产量的增加,主要得益于元代的重农政策,在亦集乃路,政府不仅调集大量新附军、西僧、当地官员、百姓进行屯田,而且还开凿了合即渠、额迷渠、沙立渠、吾即渠、玉朴渠等渠道,为农作物产量的增加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税粮的交纳方式为人户合纳,即把个人(很可能是户主)作为户的代称。不仅在大德十一年(1307年)税粮文卷中有“人户合纳税粮”^①的提法,而且还可以通过税票等其他赋税文书进行进一步的印证。税票往往以每一户为单位详细记录,通常为“广积仓今收到一户某某税粮……”,税粮帐册也是如此,F116:W548中记“一户张孔孔地壹拾伍亩粮肆斗伍升/小麦叁(斗)(大)麦壹斗伍升”^②,以张孔孔来代表整个这一户,其目的是为了将交粮的各户区别开来,从赋税文书中出现的名字来看,基本为男性,也有由女性担任的,构成女户,类似情况在阿斯塔那出土的神龙三年(707年)高昌县崇化乡点籍样^③和西夏黑水城出土的户籍帐6342号文书^④中都曾出现过。

交纳税粮的时间,《元史》至元十七年(1280年)规定“输纳之期,分为三限:初限十月,中限十一月,末限十二月。”^⑤黑水城出土税票文书所反映的时间与正史一致。F193:W13中记“初限十月终末限十二月终”,F135:W71和F135:W72落款均为十月三十日,F105:W5为十二月,F146:W9和F97:W3为十一月。

此外,大德十一年税粮文书F116:W614中记“大德十一年地稅粮数目自十月初五日为始开仓收□/□二十八日收足”^⑥,F116:W618中记:“大德□□□十月初五日开仓收至十二月二十八日□□”^⑦,前一件文书残缺截止时间的月份,后一件文书中缺少年份和具体的文字说明,将这两件文书进行互补,可知,大德十一年(1307年)税粮的征收时间自十月初五日开始至十二月二十八日为止。

F214:W1为一件蒙汉合璧税粮文书,在畏兀儿体蒙古文旁译写汉文,但汉文并不是对畏兀儿体蒙古文的简单翻译,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汉文部分没有记录收小麦的时间,而畏兀儿体蒙古文中有,为十月,十一月^⑧。

这些文书涉及大德十一年(1307年)、元统三年(1335年)、至正十年(1350年)和至正十三年(1353年),由此看来,亦集乃路税粮的输纳时间从这个政策制订之初(1280年)世祖时期到顺帝中期共七十多年,大致没有发生变化。

亦集乃路负责收购税粮的机构为广积仓,“中统初,置永盈仓。大德间,改为广积仓”^⑨,广积仓的建筑遗址位于今黑水古城东南隅,在高墙大院内建有储存粮食的大仓房。但是亦集乃路并非只有广积仓一个储存粮食的仓库,F197:W25中记“在城仓大麦玖石令柒升玖勺玖抄/税粮壹石伍斗柒升玖勺玖抄”^⑩,说明在城也有粮仓,并且在城还设有站赤^⑪,疑是作为支应过往使臣需要所储备的,由于尚未发现在城开出的税票,所以暂且认为具有发放税票的权力机构只有府仓——广积仓。

广积仓设“达鲁花赤、监支纳、大使、付使各一员”^⑫,其中达鲁花赤为最高领导者,元廷规定,必须

① 李逸友:《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F116:W463,第116页F116:W618。

② 李逸友:《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第108页。

③ 邓小南:《六至八世纪的吐鲁番妇女——特别是她们在家庭以外的活动》,《敦煌吐鲁番研究》第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215—227。

④ 史金波:《西夏户籍初探——4件西夏文草书户籍文书译释研究》,《民族研究》2004年第5期。

⑤ (明)宋濂等:《元史》卷93,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58页。

⑥ 李逸友:《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第116页。

⑦ 李逸友:《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第116页。

⑧ (日本)松井太:《ウラホト出土蒙汉合璧税粮纳入簿断简》,《待兼山论丛·史学篇》1997年版,25—49页。

⑨ (明)宋濂等:《元史》卷90,第2299页。

⑩ 李逸友:《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第113页。

⑪ 李逸友:《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第30页。

⑫ (明)宋濂等:《元史》卷90,第2299页。

由蒙古人或出身高贵的色目人担任此职,因为税票中并没有达鲁花赤的签名,可见其职责不在于给个人发放税票,而是更为重要的工作,F116:W614、F116:W617和F116:W618中提到的地税仓官“也火苟站秃”^①,当是广积仓的长官达鲁花赤,负责照勘亦集乃路大德十一年各色地税粮数。

监支纳、大使、付使为广积仓的具体负责人,只有他们三人逐级签字、画押,发放的税票才有效。监支纳主要掌管仓库物资出纳之事,下设大使和付使。具体品级没有专门的记载,就监支纳一职来说,京师二十二仓、河西务十四仓、通州十三仓,十七河仓均设此职,秩自正七品至从八品不等,故广积仓的监支纳依例也应在正七品至从八品之间,大使、付使依次降低一品。税票的审核当从品级最低的开始,所以落款处最前面的签名是广积仓付使,其次为大使、监支纳。

元朝的诸色户计是承担赋税的主要依据,F193:W13中也记到“蒙古汉儿并人匠不以是何诸色人等富豪势要之家但种田者依例缴纳税粮”,税票主要反映的是军户、民户和宗教户,包括了蒙古人、党项遗民、汉人这三大民族,可以看出,亦集乃路是一个多民族的杂居地。

军户。按规定,“军、站户除地四顷免税,余皆征之”^②,这四顷地被叫做“贍军地”,超出的部分仍然按照每亩三升交纳,此外,元朝规定地税要纳税者送到指定仓库,“富户输远仓,下户输近仓”^③,军户就近输纳,也是一种优待。但是军户中新附军,因为国家已供给军人装备和口粮,所以要按亩纳税。F166:W9中的为“马军”,F193:W13中的为“怯薛丹”,怯薛丹为元朝宿卫军的一种。F193:W13中记录的土地数为三顷七十亩,由于四顷之内不交税粮,所以这里当是免了四顷之后的土地数,税粮为十一石一斗,符合每亩三升的税额。其中户主名为太不花,当是蒙古族,F166:W9中的“马军”名叫“吾即阿刺”,族姓“吾即”,与西夏《碎金》中记载的党项姓氏“勿即”^④音同形异,当为同一族姓的不同写法,所以纳税者很可能是党项遗民。F135:W71中的纳税者为“大不花下徐五”,F135:W72中的为“大不花下徐五”,这里的“下”应与F249:W22中“贺龙徒沙牌子下”^⑤的性质一致,同为屯田军户^⑥,亦集乃路总管忽都鲁于总管府建立之初就请求开凿渠道,“以新军二百人凿合即渠于亦集乃地”^⑦,后来这些军队就留了下来,继续屯垦,成为亦集乃路军屯的重要组成部分。“徐五”和“徐大”,很明显是汉人,而且可能有亲属关系。

民户。民户所要承担的是国家最普通的赋役,税额为“亩税三升”。赋税文书中的出现最多的就是民户,有汉人、党项人、蒙古人等,但在税票中,仅F270:W6一件,户主为“台不花”,当为蒙古族。

宗教户。元朝对僧、道等宗教户的规定,大致为种田纳地税,经商纳商税,其余差役蠲免,其税额为“诏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儒人凡种田者,白地每亩输税三升,水地每亩五升。”^⑧至元十七年(1280年)确定,无论白地、水地,一律交粮三升。F97:W3严重残损,但保留了一位纳税者的信息“耳宜法师”。

总之,黑水城出土税票不仅再现了元代末期税票的基本格式,而且作为第一手资料,真实的记录了元代亦集乃路赋税征收的诸多方面,文献本身具有重要价值,通过对税票的分析,让我们第一次了解到亦集乃路的税粮征收,特别是对税粮种类、每亩所交大小麦数、发放税票的机构和官员、承担赋税的户计等一系列史籍中没有记载的问题的补充和探究。但是,囿于文书数量、完整程度以及本人学识的限制,对某些问题的研究尚待深入,希望本文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① 李逸友:《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第116—117页。

② (明)宋濂等:《元史》卷90,第2358页。

③ (明)宋濂等:《元史》卷90,第2358页。

④ 聂鸿音、史金波:《西夏文本〈碎金〉研究》,《宁夏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⑤ 李逸友:《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第91页。

⑥ 《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第12页上,将贺龙徒沙及其牌子下所列户籍,定性为屯田军户。

⑦ (明)宋濂等:《元史》卷60,第1451页。

⑧ (明)宋濂等:《元史》卷93,第2357页。